

游荡世界的故事

我的主啊¹，迟至今日我才呼唤您，尽管姗姗来迟，可它却是我对您永恒的呼唤。它发自宇宙的最底层，在那里，我苟延残喘着把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的生命走完。所以，我茫然不知身在何处。这是一所终生囚禁我的疯人院，我在那里呼唤着您。我甚至不知我竟然身陷疯人院，因为这里一切正常。屋子开着窗户，虽然窗户是倒着的。当我从那个世界跨进这个世界后，疯狂因子在我脑子里滋长，使我的意识一片混乱。我身陷疯人院，可却不是狂人。甚至这个我苟活着的世界，也比您的那个要强。然而不幸的是，我把什么都忘了，甚至记不起自己是谁，我这个身体又属于谁。我忘了我是天生的天主教徒，还是后来皈依天主教的，就是希腊的东方教派重新信仰天主的那会儿。也许只有在这强加的信仰里，我才能找到永恒的救赎。不知是我克罗地亚的灵魂寄宿在一个塞尔维亚的躯体里，还是我塞尔维亚的灵魂寄宿在克罗地亚的躯体里；我也不知自己姓甚名谁，是自己的还是受洗后的名字。

名字是假，惟上帝是真。

我的主啊，我自以为是马丁诺维奇家的女儿，叫善媛，在旁涅卢卡市附近的一个叫萨尔高瓦茨镇的民办小学当老师，学生中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混杂。在克罗地亚刚独立那会儿，旁涅卢卡差点儿被定为新首府，并改名为“反城”。也许有人会分辨：不是叫“反城”，而是叫“安提城”（克罗地亚语里“反”的读音为“安提”译注）。这不是真话。我从自己的意识里，从这所被驯服的疯人院，向您保证。

历史是假，惟上帝是真。

我的主啊，当时在这个新独立的国家，除了克罗地亚人，其他民族的百姓根本无法生存。如有谁不愿意接受天主教的洗礼，“乌斯塔什”（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的名称，译注）的人就会把他除掉；如有谁妨碍了“乌斯塔什”的步伐，连七岁的孩子也不能幸免。我学校里的这些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孩子，于是就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。在他们偏执疯狂的意识里，认为“希腊教派，非正宗教派”，应该用铁的扫帚将他们从萨尔高瓦茨小学清除干净。十分不幸的是，我当时正在这所小学教书。而您的教会，为了建立“上帝的国土”，默许了铁帚行动，甚至还在一旁推波助澜，在这些所谓的“爱国主义”行动中，对一些打破了薄弱的宗教道德伦理底线的行为，仰仗着您的怜悯之心，觉得都能得到您的宽恕。

宽恕是假，惟上帝是真。

我的主啊，那一天，格里高利历1942年2月7日，“乌斯塔什”组织安戴-巴维列奇的第二行动纵队闯进了学校，为首的是米斯洛夫上尉、日烈奇队长和您的一个仆人——彼特里奇瓦茨修道院的神父。

而这个被教皇封圣的天主教会友伊万·麦尔查为何其人也？他忠于教会，追随那个为争夺圣座玩弄权术的教皇，像鹰一样为克罗地亚青年指明飞向太阳之路。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被您封为了圣徒。据说，那个彼特里奇瓦茨修道院的神父叫米洛斯拉夫-菲利浦维奇，也有人说他叫托米斯拉夫-菲利浦维奇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叫弗耶科斯拉夫-菲利浦维奇。虽然关于他的名字众说纷纭，但是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众口所指的是同一个撒旦。一个被上帝抛弃了名字的撒旦。

1 说的是罗马教皇约翰-保罗二世，2003年6月22日来到旁涅卢卡市的彼特里奇瓦茨修道院，要为天主教会友伊万-麦尔查主持封圣仪式。而这个伊万-麦尔查，卒于1928年，生前是“非天主教徒者必亡”这一信条的忠实信徒。那天要在他的出生地，即当时新独立的乌斯塔什国家为他封圣，而封圣仪式的地点就选在多年前，即1942年2月6日，菲利浦维奇神父召开秘密会议的地方。在这次秘密会议上决定，2月7日，对德拉高查耶、莫提卡和萨尔高瓦茨这三个村子的塞族居民进行灭族清洗。第二天，这一决定被彻底执行。在菲利浦维奇神父的直接指使下，共屠杀2298名塞尔维亚人，包括妇女和儿童。

撒旦是假，惟上帝是真。

我的主啊，那个撒旦神父威逼我拿着学生点名册，将东正教孩子与天主教孩子分开，强令我把这些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着的孩子分开。我把他们分开后，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。尽管我当时没有亲见，后来听人说，那些身穿黑服的人，为了对天主教孩子进行法西斯教育，竟让他们上所谓的教育课，让他们亲眼目睹这场悲剧，看着那些人性泯灭的畜牲们如何屠杀他们的同龄人。我不清楚这些塞尔维亚孩子最后是如何被杀害的，也不知道在杀害塞尔维亚孩子的同时，是否也戕害了天主教孩子。我也不清楚屠杀现场的确切地点，教室？校舍的走廊、楼梯？校园？还是在阅读课本里？我能够记得的唯有他们温柔的眼睛，他们看向我时祈求的眼神，还有嗜血的魔鬼站在一边将手榴弹在两手间来回不停地换来换去。而我是那样的无助。

这是我记忆里从您那个世界带来的最恐怖的画面，因为我已早不属于那个世界了。

后面发生的事，难以在这个故事里一一道来。

那些丧心病狂之兴举，难以用言辞表达。

故事是假，惟上帝是真。

我的主啊，那些黑衣人闯进学校时，正值隆冬二月，齐腰积雪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覆盖住了。他们一个个脸上无半点表情。如果我擅长漫画，我会把他们画成一只只丑恶的蟑螂。可遗憾的是，我并不擅绘。我也不知该如何描述他们，对于他们的罪行，世上所有语言都嫌贫瘠。甚至像这些骂人的字眼：畜牲、狗娘养的、恶棍、狗杂碎，都远不足以形容他们。

那是何等的悲惨。

我的主啊，语言是假，惟上帝是真。

他们武装到了牙齿。我从他们的口音里听出来，除了领头的那几个，其他都是黑泽哥维那人。后来有人说，他们为了不惊吓到孩子没有开枪。我不知道后来是怎么传出的，说那些刚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孩子，是用匕首杀死的—乌斯塔什法西斯分子专用的匕首，还有木棍、斧子、叉子、刺刀。许多孩子甚至是被按在木板上，用一种称为“砸塞尔维亚”的金属球砸死的。有人说，杀人凶器都是钝器，这样不会发出声音。我无法见证这些血腥。我只记得那一双双惊恐哀求的眼睛。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些眼睛。那些充满了恐惧、挣扎、惊惧和死亡气息的眼睛！我还记得一个细节。记得一个抡着“砸塞尔维亚”金属球的刽子手，他的指甲都被血染红了，金属球砸下去的时候，旁边一个刽子手往后跳开一步，以免被男孩飞溅的脑浆溅到，而大雪则吞没了孩子的惨叫。

别的我都不记得了。

除了那些在梦中也不放过我的眼睛，它们让我失去了理智。

世上没有比这些更血腥的罪恶了。

罪恶是假，惟上帝是真。

我的主啊，后来意大利领事写的那份关于1942年2月7日发生在萨尔高瓦茨小学的56名东正教孩子被集体屠杀事件的报告，并不准确；而办事一字一板的德国人所记载的一共杀害53名孩子的报告也有误差。希望您能够理解我：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拿遇害者的生命来玩弄数字。那天，一名叫德-库鲁佐维奇的女学生去她在波里克的阿姨家了，没有来学校上课，因而幸免于难。否则，德国人的记录就对了。我以那个世界向您保证所言属实，因为这世上已无任何约束让我不道出实情。

数字是假，惟上帝是真。

我的主啊，当我有幸变成一狂人，一切便都结束了。我丧失了理智，不是因为我无法承受在泪水里浮现的一幅幅血腥画面；也不是因为我看到了人类短暂的属性如何被洗去、生命的意义和无意义被深刻揭示的场景。让我疯狂的是因为杀戮之后，那个人性泯灭的魔鬼竟让我在那本血淋淋的生死簿—学生名册上，在每一个遇害学生的

姓名旁注上“自然死亡，时间：1942年2月7日”。我无法容忍自己的尊严被如此践踏，我不能用自己的手在学生名册上写下这些孩子是自然死亡！这件事上我承认我有罪。

以基督和圣母的名义，我祈求宽恕。

请万能的主惩罚我吧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没有慰藉。从那一刻起，我的灵魂无法安宁。我永远不得安宁，永远得不到救赎。

这一时不慎便使我今日遭受惩罚。我被记忆和追悔撕成碎片，早已远离至善至美的道路。至于我究竟是如何发狂的，却知之甚少。也许是因为无法忘怀那天发生的一切，天天受着精神折磨，紧绷的神经一天天脆弱下去，在恐惧不安中搏动着。我时时能感觉到，甚至感受到了神经的四分五裂。我在梦中试图将自己归于虚无聊以自慰，但也无济于事。就当肉体与神经系统纠结在一起，被困在纠结一团的无数血管中时；当我开始拒绝呼吸；当意识到我已无法再承受这一切，包括那次，当他们宣判我是属于那个世界的，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感受，从那一刻起我就被绝望埋葬了。

我现在隶属那个世界，我永恒的世界。

人能够承受一切，除了死亡。

死亡是假，惟上帝是真。

我的主啊，您是个朝圣者，流浪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；您同时也是个专门从事欲望买卖、股票收购、宽恕罪恶的流浪神父，因此只有见过这一个和另一个世界的人、只有同时生活在这两个世界的人才能对您作出忠告：别贪图旅行；别迷恋飞机跑道；别热衷于把那些穿着笔挺衬衫或者蕾丝裙子的孩子高举在头顶、抚摸他们的头发；不要光顾把手放在信徒们的额头给予祝福—请多关注永恒吧。

我受够了所谓的意义；受够了虚假的道德；受够了出殓的眼泪。

屠杀从未催生过任何正义，这次也不例外。

我以前从不知道，直到现在才明了，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东方西方，只有一个梵蒂冈。

当我得知，您作为流浪的福音见证人来到这一块罪恶的土地，像您这样一位享有崇高地位者来到这个有大教区古提奇主教、旁涅卢卡教区比洛格里维奇神父、斯提洛维奇大法官以及其他几个神职人员参与的大屠杀密谋之地，我以为您也会以罗马教堂的名义前往萨尔高瓦茨小学。我以为您会去凭吊那个在圣教皇眼皮底下从事罪恶、并受到庇护的地方；我以为您也会造访这个今天叫做塞尔维亚的米兰诺瓦茨的、无辜牺牲者曾经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的地方，来到这个小学校惨遭杀戮的地方祭祀您的皇冠；我以为您会前来聆听那些游荡在学校的冤魂的声音，聆听他们死去的欢笑、死去的快乐以及他们吟诵的死去诗歌。

我备下了纸牌，不，准确地说，那算不上是纸牌，而是写了那些孩子姓名的报纸，可是他们不让我贴不让我挂。不让我贴在校的通告牌上，不让我贴在学校门口，甚至不让我贴在学校里的一根树杆上。

就连学校的围墙上也不让我张贴。

请不要问我他们是谁。说出来谁也不信！他们竟是塞尔维亚人的教育部！区政府同意了，市民们也要贴，学校校长和校理事会都主张贴，可教育部却偏偏不让。

他们声称现在还不是贴这个的时候。我们现在应该把精力放在桥梁建设上，而写着受害者姓名的报纸会让他们的灵魂不得安宁的。当塞尔维亚遭受迫害的真相终于可以昭告天下时，却是时间不对！是的，就是时间！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关于这些受害孩子的故事会流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，越来越多的人会受到良知的谴责。

因为，有一种故事永远不会随时间消失。它们到处流传却又深深根植于我们心里。这样的故事比故事本身更经久，经得住任何毒虫蛇豕、邪恶势力的攻击，能够与天地共存。

它们不怕火烧、毁灭和遗忘。

它们不怕被掩盖和磨灭。

遇害学生的姓名无法被抹去，不能如此随便地就被抛进空虚。

我的主啊，报纸不是假的！不论它多么单薄脆弱，可大雪覆盖不住，不管风吹雨淋日晒，就是烈火也不能把它化为灰烬，野草不能将它掩埋。尽管字迹会退，会淡，纸也会烂，可它后面的一切都会变得更澄明清晰，逝者的名字会如凤凰涅槃般复活。

拉道伊卡, 西蒙, 约翰, 叶莲娜, 杜山, 杜山, 约婉卡, 杜山, 德拉高米尔, 玛拉, 米兰, 奥斯托亚, 米莱娃, 久罗, 米兰, 杜山, 高斯波娃, 德拉吉查, 拉德米拉, 米洛拉德, 奥斯托亚, 斯拉夫科, 杜山, 佐尔卡, 高伊科, 兹德拉夫科, 米兰, 奥斯托亚, 布朗科, 德拉吉查, 斯拉芙卡, 柳比查, 米莱娃, 玛拉, 米塔尔, 达琳卡, 娜达, 斯万托扎尔, 布朗科, 维道萨娃, 约万, 米洛什, 兹德拉夫卡, 斯塔门娜, 安卡, 布朗科, 米莱娃, 玛丽娅, 娜达, 日夫科, 米兰和米利沃耶。

应有一种更高形式的正义存在。

应有一个不失偏颇的审判者存在。

晚安，我的主啊！

翻译: 万翡

Prevod: Mo Wei